



安娜·西格斯著

第七个十字架

第七个十字架

安娜·西格斯著

常 風 赵全章 赵荣普译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年 · 北 京

Anna Seghers
DAS SIEBTE KREUZ

Aufbau-Verlag Berlin, 1951

內 容 說 明

安娜·西格斯是德國現代杰出的女作家。“第七个十字架”是她的著名長篇小說，描寫七个从法西斯集中营里逃出來的人，在法西斯特务的搜捕下，不屈不撓地为爭取自由而斗争。这个斗争立刻具有了政治意义，成为德國正直英勇的人民起来反抗法西斯政权的号召。最后，这七个人之中的一个——青年工人葛格，得到正直英勇的人民的熱誠援助，终于和他的同志們建立了联系，逃离了納粹德國，使納粹准备着殺害他的第七个十字架落了空。这部小說充滿着斗争的意志和坚强的信心，虽然背景是在法西斯政权血腥統治的初期，但是对于一切爱好和平、民主、自由的人民，始終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封面設計 張 路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書号 802 字數260,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張 $12\frac{9}{16}$ 插頁 2

195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0000册

定價 (G) 1.30 元

此書獻給德國逝去的
和健在的反法西斯戰士

安娜·西格斯

主要人物表

葛格·海斯勒——从維斯特霍芬集中营逃出來的人

華 罗
鮑 特 勒
裴 尔 茲
貝 罗 尼
費尔格拉勃
阿 丁 格 尔

}——也是逃出來的人

法倫貝尔格——維斯特霍芬集中营的司令官

本生——維斯特霍芬集中营的少尉

齐里希——維斯特霍芬集中营的隊長

費 色 尔 }
奧佛坎普 }——警官

恩斯特——牧羊人

法朗茲·馬耐特——葛格从前的朋友，赫希斯特染料厂的工人

丽尼——葛格从前的女朋友

艾利——葛格的妻子

迈登海默先生——艾利的父親

赫尔曼——法朗茲的朋友，在格利斯基謨铁路工厂做工

艾尔絲——赫尔曼的妻子

佛利茲·海尔威希——園藝学徒

路溫斯坦医生——犹太籍医生

馬雷利太太——为藝術家們縫制服裝的女裁縫

丽瑟尔·略德尔 } ——葛格的年輕朋友
保尔·略德尔 }

卡特琳娜·葛拉貝尔 ——略德尔的姑母，汽車行的女东家

費特勒尔 ——略德尔的工友

格列特 ——費特勒尔的妻子

克雷斯博士

克雷斯太太

萊因哈特 ——費特勒尔的朋友

一个女招待

一个肯冒險的荷蘭水手

第一章

在我們的國家里，恐怕誰也沒有砍倒过比第三号营房边上的七棵法國梧桐还要离奇的樹了。这些樹的樹尖早已截掉，截掉的理由讀者看了下文就会明白。在一肩高的樹干上橫釘着木板，所以，远远看去，这些樹好像七个十字架。

集中营新任的司令官，名叫索美尔菲特的，一到任就立刻命令把这些樹都砍倒，劈成木柴。他跟他的前任法倫貝尔格，不是一路的貨色。法倫貝尔格是个老軍人，“塞里根城的征服者”；直到今天，他的父親还在那里的市場上开着一家裝修水电設備的鋪子。这位新任的司令官却在战前当过非洲的殖民地軍官，在战后，他又跟着他的老上司雷多夫—弗尔貝克少校進軍紅色的漢堡。所有这些，我們都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前任司令官是一个傻瓜，常常突然莫名其妙地殘虐狂發作；新任司令官却是一个平凡淺薄的家伙，他的一举一动，都可以事先料到。法倫貝尔格可能突然使起性子，把我們全都打得体無完膚，索美尔菲特呢，却会叫我們排好隊，每四个人里拖一个出來毒打一頓。这些情形我們当时也还没有知道。再說，即使我們知道了又怎么样呢？比起第七棵樹也跟着前面的六棵那样被砍倒时候的那种震撼我們的感覺來，又算得什么呢？固然，我們当时还是身系圍圈，任人宰割，就这一点來看，只是一个小小的勝利，不过，这究竟总是个勝利，它使

我們突然意識到我們久已忽略的自己的力量，大家——連我們自己也在內——久已把這種力量只看成是地球上的一種普通力量，以為它可以用量和數字來計算，而其實它是唯一的一種力量，能夠突然生長，甚至大得無法衡量，無法計算。

那天晚上，我們營房里初次生火。恰巧那天天氣也變了。我現在倒不敢肯定，我們塞進那只鐵爐子的劈柴，是否就是那七棵砍倒的樹，不過當時我們却是深信不疑的。

我們擠在火爐周圍，打算烤乾我們的衣服，同時，這種不常見到的火光熊熊的景象，也深深地激動了我們的心。那個褐衫隊衛兵背朝着我們，漠然地从釘着鐵條的窗戶望着外面。霧一般的灰色的蒙蒙細雨，突然變成了急雨，一陣陣疾風挾着雨點，沖擊着我們的營房。即使是一個鐵石心腸的褐衫隊員，到底也只能一年看到一次秋天的來臨啊。

木柴劈拍地爆響，出現了兩朵藍色的火焰——煤燒着了。我們只能拿到五鎊煤，在這個四處透風的營房里，剛能使屋子保持幾分鐘的溫暖，連我們的衣服也烘不乾。不過那時候我們並沒有想到這些，我們只在想我們眼前燒着的木頭。漢斯瞟了那個衛兵一眼，低聲地、嘴唇一動不動地說：“劈拍！”厄爾溫說：“第七個。”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有一絲詭異的微笑，微笑里混合着各種各樣不能調和的情緒：有希望，也有嘲笑，有束手無策的感覺，也有大無畏的精神。我們屏息不語。雨點時而打着板壁，時而打着鉛皮屋頂。我們中間年紀最輕的艾利希斜着眼睛看了看，在這瞬息的眼光中，表現出他、同時也是我們全體的內心的關懷：“他現在在哪兒呢？”

十月初，有一个名叫法朗茲·馬耐特的人，騎上腳踏車從前陶努斯區史米特亥漠市鎮他叔父的農莊出發；比平常略早了幾分鐘。法朗茲有三十來歲，是一個中等身材，個子很結實的家伙；他的臉很平靜，當他跟別人在一起的時候，甚至顯得要打瞌睡一樣。可是現在，在這段他最喜歡走的穿過田野通向公路的下坡路上，他的臉上却帶着一種強烈而單純的生命的喜悅。

以後也許使人覺得很難了解，在他所處的情況下，法朗茲何以居然還能夠欣然自得。不過事實上他確是欣然自得的；甚至他的腳踏車蹦着跳過兩個土坎時，他還輕輕地愉快地喊了一聲。

昨天就在曼哥特家鄰近的田地裏下着糞肥的羊群，明天要趕回他叔父的栽着蘋果樹的大牧場去了。他們所以要在今天採集蘋果，原因也就在此。三十五棵果樹蓬鬆的枝條糾纏在一起，生氣蓬勃地盤進淡藍色的天空，密密匝匝地挂着金黃色的小球。它們都很光亮，很成熟，在清晨的曙光中閃爍發亮，就像無數個小圓太陽。

法朗茲不能參加採蘋果，倒並無遺憾。為了叔父給他的這點零用錢，他和老鄉們一起東挖西掘，活也干得夠了。然而，在這麼多年的失業之後，他還是應該感激他叔父的，無論如何，他叔父——一個心地和平、非常規矩的人——的農莊總要比勞動營強上百倍。九月一日起，他終於進了工廠。這件事情，有種種理由使他高興；他的親戚們也都高興，因為這麼一來，這個冬天他就可以變成一個付房飯錢的客人了。

經過鄰居曼哥特家的農莊時，法朗茲看見他們正在高大的梨

樹下安排梯子，竿子和筐子。他們家的大女兒莎菲是一個健壯的女孩子，有點肥胖，可並不好看，手腕和腳踝都很纖細，她第一個跳上梯子，一面還對法朗茲招呼了一聲。法朗茲聽不出她說的是什麼，但還是很快地轉過頭去，朝她笑了一笑。他有一種強烈的感覺，覺得自己是屬於這兒的。那些感情和行動都很脆弱的人恐怕不容易了解他。對他們說來，所謂“屬於”是指屬於一個固定的家庭，一個團體，或是一個戀愛的對象。可是對法朗茲，它不是別的，只是屬於這一塊土地，屬於這一些人，屬於到赫希斯特工廠去上早班的人們——而特別是，屬於那些活着的人們。

繞過了曼哥特家的農莊，他就看得見空曠的、慢慢向下傾斜的土地和曉霧了。再往下一點，在公路的那一邊，牧羊人正在打開羊圈。羊群擠擠撞撞地跑出來，一下子就簇擁到斜坡上；它們靜靜地，密密地像一小塊雲，有時分散成許多更小的雲朵，有時又聚成一團，伸展開來。牧羊人是史米特亥謨地方人，他也招呼了法朗茲一下。法朗茲笑了笑。系着火紅圍巾的牧羊人恩斯特，是一個肆無忌憚的家伙，一點也不像一個牧羊人。在寒峭的秋夜，多情的農家姑娘常從村子里到他的活動的小棚子里來。牧羊人的背後，原野像謐靜悠暢的波浪似地向下傾斜。在這兒看不見萊茵河，要看見還有一個鐘頭火車的路程，可是一切的景物都暗示着萊茵河已經離此不遠了。譬如說，那些寬廣起伏的斜坡，坡上的田地、果樹，以及再往下一點地方的葡萄樹；那些在這兒都能聞得到的工廠的煤煙；那些向西南方拐彎的鐵路和公路；那些在霧中閃爍發光的地方；是的，甚至這個帶着紅圍巾的恩斯特，一只胳膊撐在腰里，一條腿伸在前面，仿佛他看着的不是一群羊，而是一支軍隊。

就是在這一帶地方，據說，前一次戰爭的炮彈把更前一次戰爭

的炮彈從地底下翻了出來。這些丘陵並不是什麼大山脉。在星期天，隨便哪一個小孩都可以到山那邊他的親戚家里去吃咖啡和蛋糕，到晚鐘響起的時候，再趕回家來。雖然如此，這一排丘陵，曾經是當時漫長的世界的邊緣；再往外去，就是一片荒野，化外之國。羅馬人曾經沿着這些山岡建立他們的疆界堡壘。自從他們在這些山岡上把凱爾特人的太陽神壇燒毀以後，不知有多少民族在這兒流過血，不知在這兒進行過多少次戰爭了；他們當時會認為：凡是能夠占領的土地終於都被圈起，變成了耕地。可是，留在山腳下那座城市的市徽上的，却不是老鷹，也不是十字架，而是凱爾特人的太陽輪——就是那個把馬耐特家的蘋果晒熟了的太陽。古羅馬的軍團曾在這兒駐扎，世界上所有的神跟着他們來：城市的神和農民的神，猶太人的神和基督教的神，腓尼基人的戀愛女神和埃及的蕃殖女神，波斯的太陽神和希臘的樂神。這兒，在史米特亥謨人恩斯特現在站着的地方——他站在他的羊群旁邊，一條腿向前，一隻手撐在腰里，圍巾的一端筆直豎起，彷彿有一陣微風不停地在吹着它——就在這兒，荒原曾經是劃分兩個世界的界限。在他後面的山谷里，在柔和朦朧的日光下，是各民族的大熔爐，東西南北，交流在一起；這一帶地方，整個說來，雖然並沒有受這一切的影響，可是每一件事都留下了一點痕迹。一個又一個的帝國，像彩色的泡沫似地在牧羊人恩斯特後面的這一塊地方隨涌隨滅。它們的疆界堡壘，凱旋門和軍用大道都壙沒無存，只留下一些女人們的金腳鐲的碎片；可是這些帝國却跟夢一樣的執拗頑固，難於根絕。這個牧羊人站在那兒，那麼驕傲，那麼毫不在意，簡直使人會覺得他完全明白這一切，因此才這樣站着；但是也許正因為他什麼也不知道，他現在才會那麼站着。那兒，在公路跟汽車路銜接的地方，法蘭克人曾經集中軍隊，試圖橫渡美因河。而

這兒呢，在曼哥特和馬耐特兩家農莊的中間，曾經有一位僧侶揚鞭走過，走進那沒人到過的寥無人煙的荒原——瘦長的身子，騎在一匹小毛驢背上，胸口有“信心之甲”衛護着，腰間佩着“救世之劍”。他是“福音”的傳播者，同時也傳播了蘋果樹的接枝術。

牧羊人恩斯特轉身向着騎腳踏車的人。他覺得圍巾太熱了，就把它拉下來，扔在剛收割過的田地里，好像一面戰旗。這一個姿勢，也許會使人覺得是預備給几千雙眼睛看的，其實在看它的只有他的小狗南利。恩斯特又做出他那副無法模仿的輕蔑、傲慢的姿勢，只是現在他的背是向着公路，他的臉是向着美因河流入萊因河的那個平原了。美因茲城就在兩河的匯合處。這兒曾經是許多神聖羅馬帝國首相們的出生地。皇帝大選的營幕，曾經在美因茲和烏爾木斯之間的整個河岸上扎滿。在這個地區，每年都發生一些新的事情，可是每年也都發生同樣的事情：在柔和的，霧氣瀰漫的日光中，在人們的辛勤和照料下，蘋果熟了，酒也熟了。酒，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情況下都需要它：主教和地主在選舉皇帝的時候需要它，僧侶和武士在創建他們的宗派時也需要它。十字軍在燒死猶太人時需要它——在美因茲的廣場上，曾經一次燒死四百個猶太人，因此，這個廣場至今還叫作“烙場”——神聖羅馬帝國已經崩潰，可是在大人物的宴會上還是盡情作樂的時候，僧俗兩界的“選侯”們也需要它。還有呢，就是雅各賓黨人了，他們在繞着“自由樹”跳舞的時候也需要它。

二十年以後，一個老兵在美因河的浮橋上站崗。當拿破侖大軍的殘部，衣衫襤褸，意氣消沉，在他面前蹣跚走過的時候，他回想起從前他也在這兒站過崗，看他們高擎着三色旗和人權，浩浩蕩蕩地開過去，不禁大聲哭了起來。這個崗哨後來也撤銷了。時局平定一些了，這一帶地方也不是例外。然後又來了一八三三

和一八四八兩個年代^①，這是兩條細小而辛酸的凝結的血痕。接着是另一個帝國，我們今天管它叫第二帝國^②。俾斯麥並沒有圍繞着這塊地方，而是橫穿過去地設置了德國境內的分界標，為的是使普魯士可以多控制一片地方，因為那里的居民雖然並不真真抗拒不服，却也過於漠不關心，就像那些飽經滄桑而在將來還会有很多經歷的人們一樣。

小學生們伏在查爾巴赫后面的土地上所聽到的，真是凡爾登大戰呢^③，還只是列車或者軍隊經過時所引起的地面不斷的震動？後來，那些孩子中間有好幾個還受了審判——有的因為他們跟占領軍的兵士們做朋友，有的因為他們把雷管埋在鐵道下邊。在法庭所在的建築物頂上，飄揚着協約國委員會的旗幟。

這些旗子降下來，換上當時德國還在用着的黑紅金三色旗以來，還不滿十年^④。步兵一四四團隨着大吹大擂的樂隊，又首次開過美因河橋去的情景^⑤，在小孩子們的記憶里都還是新鮮的。還有那天晚上的煙火，連恩斯特在這兒的山坡上，也能看得到。河對岸，是一座火光燭天，一片喧嘩的城市，幾千面小卐字旗扭扭曲曲地倒映在河水里，上面有多少小火蛇飛來飛去！到第二天早晨，河水把那座城市撇在後邊，流過鐵路橋的時候，它的平靜的藍灰色沒有一點改變。這條河曾經沖走了多少面軍旗，多少面國旗啊。恩斯特對他的小狗吹了吹口哨，它就把他的圍巾銜回來了。

① 一八四八年歐洲各國普遍發生革命，法國人民推翻路易·腓力普的統治，建立第二帝國，德國也成立法蘭克福全民大會，計劃統一全德。

② 神聖羅馬帝國是第一帝國，俾斯麥協助威廉大帝所建的是第二帝國，希特勒自稱建立第三帝國。

③ 凡爾登大戰，一九一六年二月至七月，第一次世界大戰重要戰役之一。

④ 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執政。

⑤ 德國軍隊在一九三六年開進萊茵河非武裝地區。

我們現在就在这兒。現在所發生的，就是我們親身經歷的事情了。

2

在村路銜接維斯巴登公路的地方，有一家賣礦泉水的小店。法朗茲·馬耐特的親戚們為了沒有能夠及時租到这个小店，每到夏天晚上都要發脾氣，因為來往行人之多，已經把它變成一棵真正的搖錢樹了。

法朗茲离家很早，因為他最喜歡單獨走；每天早晨，總有一大群騎腳踏車的人從陶努斯的各村庄出來，到赫希斯特染料廠去。法朗茲就不喜歡擠在他們中間。所以當他看見一個他認識的傢伙——布次巴赫人安東·格雷納，在飲料店前等着他時，他覺得有點不高興。

那強烈而單純的生命的喜悅立刻從他的臉上消失了，臉繃得又緊又硬。這個法朗茲，雖然他自己多半可以無條件地獻出自己整個的生命，但是看到安東·格雷納每次經過这个小店，似乎非花掉幾個錢不可，却未免感到不快。這傢伙在赫希斯特有一個漂亮、忠實的小愛人，他的巧克力和小袋糖果，就是等會兒要偷偷地送給她的。他現在斜着身子站着，眼睛對着村路。“今天是怎么回事啊？”法朗茲想，他現在慢慢地變成一個臉部表情的鑒別家了。他知道格雷納不耐煩地在等他，准有什麼原因。格雷納跳上自己的腳踏車，跟法朗茲走在一起，他們忙着離開那一大隊人。斜坡越往下去，人也越來越多了。

“喂，馬耐特，今天早上出了事了。”格雷納說。

“哪兒？什麼事？”法朗茲問，他並不驚訝，臉上還是那副遲

鈍的、漠不关心的表情。

“馬耐特，准出了什么事了，今天一早。”格雷納說。

“究竟是什麼事？”

“我還不知道，”格雷納說，“不過一定出了什麼事。”

法朗茲說：“唉，胡說八道，這麼一大清早會出什麼事。”

“我還不知道是什麼事。不過我既然這樣跟你說了，就絕對沒有錯。一定鬧出了什麼大亂子了。就像六月三十號那回事一樣。”

“噢，是你自己在胡謔……”

法朗茲一直望着前面。下邊的霧氣多濃啊！平地上的工廠和街道很快地向着他們迎上來。他們的周圍是一片咒罵聲和叮當的鈴聲。——突然間，兩個騎摩托車的黨衛軍把這些騎腳踏車的人截成了兩撥。騎摩托車的是格雷納的表兄弟——布次巴赫地方的亨利希·迈瑟和菲德烈·迈瑟，他們也是去上早班的。

“為什麼他們不帶你一起走呢？”法朗茲問，仿佛他已經對安東的報道不感興趣了。

“他們不能帶人。他們等一會就要值班。你真以為我瞎說……”

“可是你怎樣會想到……”

“我也是胡猜。是這麼回事：我母親為了遺產的事，今天得上法蘭克福找律師。她知道趕不及回家交牛奶，所以把她的牛奶帶到柯比希家去托他代交。柯比希家的年輕兒子昨天到美因茲去替酒店買酒，喝醉了，時間也晚了，一直到今天早晨才動身回家。到了古斯塔夫堡，人家攔住他，不放他過來。”

“安東，你胡說！”

“什麼，胡說？”

“你知道古斯塔夫堡早就設了檢查站了。”

“法朗茲，柯比希可並不是傻瓜。他說那里檢查特別緊……”

头还有哨兵站崗……霧那么大。他說，与其撞着他們，被他們驗我的血，發現我喝了酒——那我就該和我的司机執照再見了——还不如回到威塞腦的小金羊酒店去，再喝一兩杯。”

馬耐特笑了。

“法朗茲，笑你的罷。你以為他們會讓他回威塞腦去嗎？橋封鎖了。法朗茲，我和你說，空氣不對啊。”

那段下坡路已經落在他們的后邊。平地上，左右兩旁，除了蘿卜田以外，一片空曠。空氣究竟有什麼不對呢？什麼也沒有，只有金黃色的陽光中的塵埃，在赫希斯特的一些房屋上變成了灰白色，又變成了灰土。雖然這樣，法朗茲想，的確，空氣確實有點不對。他突然明白，安東·格雷納的話是對的。

他們按着車鈴，穿過又窄又擠的市街。女孩子們尖叫着，謾罵着。在十字路口和工廠的門口，點着幾盞電石燈，也許因為有霧，所以今天第一次試燃一下。它們的強烈的白光，照得所有的臉都變成慘白色。法朗茲撞着了一個女孩子，她生氣地咕嚕着，轉過頭來向着他。這個女孩子本來用一縷頭髮遮蓋着她一只由於一次意外而傷殘了的眯細着的左眼，在匆忙中，這縷頭髮不但沒有掩蓋住這塊傷痕，反而像一面小旗子似地把它顯示出來了。她那隻健康的、几乎是黑色的眼睛盯着馬耐特的面孔看了一秒鐘，好像失了神。他覺得那女孩子的目光似乎一眼把他看透了，而且看到連他自己也看不透的心底。美因河畔救火隊的尖銳的汽笛聲，亮得刺目的電石燈，和被一輛卡車擠得靠緊牆的人群的咒罵，這一切他難道還不熟悉嗎？或者還是今天多少有點異常？他想在一句話、或者在目光的一瞥中尋找答案。他下了車，推着車走。格雷納和那個女孩子早已在人群中失散了。

現在格雷納又找到了他。“在奧朋亥謨附近。”格雷納在他肩

后对他說；他說話的时候極力把身子側向一边，差一点从車上摔下來。他們要从兩個相距很远的入口進厂，在經過第一道檢查站以后，他們要好几个鐘头不能見面。

馬耐特偵察着，窺伺着，可是不管在更衣室里，在院子里，或是在樓梯上，除了每天第二第三兩次汽笛声之間經常有的紛擾以外，找不出其他任何騷乱的迹象，什么細微的征候也看不到。只是，跟往常每星期一样，也許比平日稍为混乱、稍为嘈雜一点而已。法朗茲自己呢，一方面極力想在他所听到的話里，甚至在他所遇到的眼光里尋找不安的迹象，那怕是最細微的；一方面却也跟別人一样咒罵着，一样詢問着別人怎么过的星期日，一样跟別人开着玩笑，換衣服时也和別人一样的暴躁粗野。假如有人也跟法朗茲窺伺別人这样，費尽心机地窺伺着他的話，結果恐怕也会同样失望。法朗茲对所有这些人，甚至都怀着憤恨，因为他們一点也不知道空气的緊張，或者是一点也不想知道。不过，到底真發生了什么事沒有？格雷納的故事常常完全是道听塗說。会不会是安东的表兄弟迈瑟派他來刺探他——法朗茲——的？他在我身上看到了些什么呢，法朗茲想，他究竟告訴我了一些什么呢？胡說，完全是胡說。只是說了柯比希那家伙買酒去，喝得酩酊大醉罢了。

最后一次汽笛声打断了他的思索。他在这工厂里还是新手，每天在开始工作时，总不免渾身緊張，甚至还有些恐懼。傳动帶的嗚嗚声使他毛骨悚然。不过傳动帶現在發出的声音已經是一种清楚、穩定的嗡嗡声了。法朗茲已經做了第一次，第二次，甚至第十五次的操作，汗水透湿了他的襯衣。他輕輕地喘了一口气。他的思想又連貫起來了，虽然还是相当松散，因为他軋孔需要軋得非常正确。即使魔鬼自己來当他的雇主，法朗茲做的工作恐怕